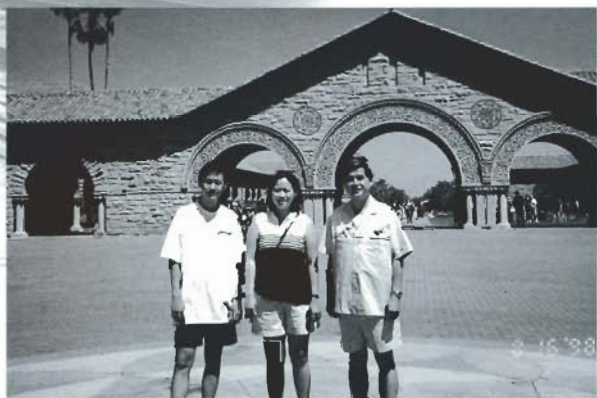


文 / 柯勳廷

一九六六年我在台灣參加大專聯考，以幾分之差考上第二志願台北醫學院醫科，收到公式通知單，沒有道賀也沒有安慰，要我按照規定的日期到校註冊繳學費。家父是位老實的公務員，積蓄不多，當時上私立醫學院需要一筆相當可觀的費用。由彰化前往台北的前一晚，家母反覆地數著鈔票，我看著很難過，恨自己不爭氣，沒考上公立的台大醫科，當晚的情景永遠無法忘懷。

當時的新生訓練只有一天，學生的表情不一，有的很高興，有的很失意。我也記不起老師們講些什麼話，只記得總教官教我們上成功嶺受訓時要服從命令。以後兩個月的時間男生上成功嶺，女生不曉得去哪裡。倒是阿兵哥的生活多彩多姿，比上醫學院還留下更多更美好的回憶。下成功嶺後不久就開學，也就沒什麼可回憶的了。

女兒在今年收到史丹福大學的Dr.Valentine電話，通知錄取進入醫科後，學校便寄出一封道賀的信。一個月後收到第二封信，邀請錄取的新生到學校參觀。待學生肯定要唸史大後，又陸續地寄出各種資料。暑假之初則寄出一封信介紹十三本與醫學有關的文學書籍，建議學生在暑假閱讀：這些書包括 The Poetry of Healing (癒合的詩)、First cut：A Season in the Human Anatomy Lab (第一刀：在人體解剖室的一季)、The Nature of Suffering and the Goals of Medicine (受罪的本質及醫學的目標)等。唸這些書的目的是讓準醫生們從心靈的準備開始，將來不但能醫治肉體的病痛，還能體諒心靈的創傷。這一點許多醫學院沒注意到，許多醫生也疏忽了。



■柯勳廷(右)與女兒容代(中)及兒子伯昇(左)
攝於史丹福大學

史大在名校當中還算是比較「年輕」的大學，可是後來居上，培養出不少諾貝爾獎得主及年輕億萬富翁。很奇怪的是全美第二大的大學，卻只收八十六名醫學生，大概是全美第二小的醫學院，可是小而出名。

史大開學典禮由學生會籌劃，感性且具激勵性。典禮結束前由校長一點名，贈送聽診器，聽診器上有個人的名字，病人與醫生之間的信賴、感情，透過聽診器交流，這個儀式也是全美獨一無二。最後院長、副院長帶領所有新生起立唸「醫生的誓言」：「從今天起，我謹誓將我的生命貢獻於人道的服務，照顧病人將是我的第一優先。……我將感謝及尊敬教導我的師長，……我今天在在場的先輩及以後到來的後輩面前宣誓。眼見這一批新血從此獻身醫學，繼續傳送火炬。儘管醫學環境已發生巨變，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已逐漸被商業化的中間剝削所損害，醫學還是要繼續下去，我相信下一代會比這一代更好。」

於洛杉磯

(作者為一九七四年本校醫科畢業，南加州大學外科臨床副教授) 57